

关山远

新近爆出“基因编辑婴儿”的消息，舆论一片哗然，近年来像这股引起人们如此高度关注的科技新闻，并不多。怎能不惶惑：基因改造后的我们，还是人类吗？

## 一

成书于中国春秋时代的《道德经》，有一句耳熟能详的话：“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翻译过来就是：天地是无所谓仁慈偏爱的，它对待万物就像对待刍狗(草扎的小狗形祭品)一样平等。换句话说：万物(包括人类在内)平等，无高低、贵贱、尊卑、优劣之分。许多许多年后的1776年，北美大陆一群人要摆脱大英帝国的殖民统治，他们在《独立宣言》中喊出了振奋人心的一句话：“人皆生而平等”。

当今世界，人们追求生而平等，但是在漫长的人类文明中，自从有阶级产生后，不平等，是人类历史与现实的真相。“朕本淮右布衣”——这是大明王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登基后的口头禅，很谦虚的口吻，他也不确实出身寒微。但是，朱元璋的口头禅，只能是他一个人独享。其他人，即使是朝廷重臣，也没有胆量对着朱元璋说：“陛下本是淮右布衣。”谁敢这么说，谁的结局就会很悲惨。朱元璋从小跟着父辈为人佃作，后来当了和尚，又参加了被称为“贼”的起义军。登上皇帝宝座后，对自己的出身和经历，总觉得不光彩，怀疑别人在讥讽他。史载：杭州教授徐夔赞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朱元璋见了大怒，说道：“生’者 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 则薤发也；则 字音近 贼也。”遂斩之。

坐在龙椅上的朱元璋，再也不是当年那个三餐不继、流浪江湖的小和尚了，他要包装自己的过去，要把自己区别于芸芸众生。

古代皇帝，尤其是开国皇帝，出生时总被渲染有异象，以此神化，彰显与众不同：比如，汉高祖刘邦的母亲刘媪在水塘边休息，因顿睡着了，梦见与神不期而遇，一时天色昏暗，雷电交加。刘太公匆匆跑去看，只见有龙在刘媪身上显现。不久，刘媪有了身孕，生下来的男孩就是刘邦。《汉书·高帝纪》正儿八经地记载了这个神话故事。当然，后人又说，这可能是宦官高级黑，他实际写的是刘邦乃野合私生的隐秘，毕竟，刘太公一直不喜欢刘邦。

在史书中，一众皇帝的出生异象，简直可以当成神话来读：隋文帝杨坚，出生时产房内紫气萦绕，头生龙角、身长龙鳞，有龙的下颌，双眼大放光芒；宋太祖赵匡胤，出生时有赤红的光气环绕产房，奇异的香气经宿不散，身体呈现金色，持续三日而没有消逝；赵匡胤的弟弟，传闻弑兄篡位的宋太宗赵光义，也不示弱，声言其母因梦有神人捧太阳放入腹中而怀孕，出生时红光直透产房，在上空凝结，犹如大火之势，四邻街巷中都闻有奇异的香气——作为极好的道具，异香在这两款兄弟先后出生时，均赶来捧场。

魏晋南北朝时，神话故事更多更邪乎：宋武帝刘裕，史载他出生时有神光照耀产房，一室尽明，当夜有甘露“降于墓碑”；宋文帝刘义隆，他出生时有“黑龙见西方，五色云随之”，居住的江陵城上空有紫云笼罩；齐高帝萧道成，出生时，遍

## 生活

韩浩月

以前我有所住了近20年的旧房子，位于一个比房龄还要大的老小区，那间房子有个大阳台，被我用120英寸的电动卷帘大银幕遮挡了起来，很多个夜晚，会把大银幕垂下来，用智能投影机播自己或孩子喜欢看的电影。如今离开那所房子两年多了，特别怀念那块银幕。

新居住的地方，是大城市边缘的小城镇，每每在工作的日子里，人们开车、打车、拼车都涌进城去了，我住的又是小城镇的郊区，所以周边环境显得很是空旷。天气不冷不热的时候，会换上运动鞋去河边的堤岸跑步，出门的时候会带一台小小的但音质却很好的蓝牙音箱放在口袋里或帽子里，听着音乐跑步。

除了电影、音乐，还有书。我的存书并不多，有些是少年时喜欢的，跟随我搬了多次家，不舍得丢弃，走到哪儿带到哪儿，有些是阅读过程中非常偏爱的，但更多是在网络书店打折时购买的心仪已久的书。这些书存在书房的书橱里，客厅的书架上，床边的床头柜上，虽然偶尔也为自己买得多看得不多而愧疚，但目光所及之处就有书，还是给我一种富足感。

同样带来富足感的，还有酒。年轻时的酒鬼，到了中年知道疼惜自己的身体，不再那么整瓶整瓶地喝了，但酒柜与冰箱里，是一定不能缺少酒的。白酒、红酒、啤酒，是超市里都能买到的那种酒，不稀罕，但可贵，晚餐或午夜睡不着的时候，

# 不动声色

# “科学疯子”为什么让人害怕

## “

人类诞生至今，经过了漫长的进化。按迈克尔·泰格马克的理论，如果真有生命3.0，那还会是人类吗？

人有思想，因此推动了科技发展，但科技仅仅只是人类思想的一小部分。人与科技如何相处？是科技爆炸时代人类

思想领域无法回避的焦点。

上这种病的人下颌生长速度比上颌快。简而言之：大下巴。在欧洲历史上，有着明显不正常的大下巴的哈布斯堡家族，曾经是统治欧洲的著名王室，其成员出任过奥地利、匈牙利、英格兰、荷兰、德国等国的君主，挺着他们的大下巴，权倾几个世纪。

大下巴怎么来的？15世纪以来，哈布斯堡王朝就流行皇室亲戚通婚。现代医学通过对哈布斯堡王朝16代3000多人的近亲系数计算，发现王朝的第一代创立者近亲系数只有0.025，到第7代查理二世时已经高达0.254。在哈布斯堡家族的11次重要婚姻中，9次属于近亲结婚。近亲结婚，导致了这个家族的基因畸形——哈布斯堡唇。基因畸形不仅仅是外形难看，也最终导致了这个家族在西班牙直系统治的倾覆。

基因的力量，为什么这么强大？英国演化理论学者理查德·道金斯写有一本著名的科普读物《自私的基因》，他认为，生物的个体和群体只是基因的临时载体，只有基因才是永恒的，基因既是遗传的基本单位，也是自然选择的基本单位。而且，基因的本质是自私的，它们控制了生物的各种活动和行为，目的就是为了使基因本身能更多、更快地复制，只要能达到这一目的，基因是无所不为的。

按道金斯的理论，“自私的基因”，哪怕是已经变了异的基因，也会控制生物的行为，让自己传承下去。譬如，1840年，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与表兄阿尔伯特亲王近亲结婚，育有九个孩子，三个儿子是血友病患者，两个公主是血友病基因携带者，当时欧洲皇室盛行通婚，门当户对，保持皇室血统的“纯洁”。结果，英国公主们嫁出去后，血友病开始在欧洲王室中蔓延，据统计，德国、西班牙及俄国皇族，均被波及。

朱元璋倒没遗传给后代什么明显的疾病。但他太宠溺自己的后代了，他对文武百官包括协助他打下江山的功臣们，非常严苛，却把最好的资源，留给自己的子孙，凡是皇室子孙，出生就有供银，老病残，全部都由国家负责。到明朝灭亡之际，朱氏皇族已经庞大无比，但百年娇生惯养，他们早已基因“变异”，失去了朱元璋的骁勇，在起义军与清军的反复绞杀中，这个庞大的血统“高贵”的群体，几乎被屠戮殆尽……

自私的基因，历史的悲剧。

## 三

古希腊神话中，有个叫阿喀琉斯的悲剧英雄，他的母亲忒提斯是不朽的神，所以也希望自己的孩子不朽。阿喀琉斯

## 华德

## 随感

## 张丰

有一天中午我回到办公室，马上把笔记本、手机的充电线插上，电子书的充电线插在笔记本上。这三项设备，都是我每天用的，而它们的电量全部低于5%，这是第一次遇到。

我清楚地记得，当这些充电线全部接好时，我长舒了一口气。看着眼前的电线，我忽然感觉：正在充电的好像是我自己。我就像一病人一样，躺在医院的床上，身上插满了管子。拔掉其中一根管子，身体可能都会感到不适。

去看了在成都举办的“蓬皮杜艺术双年展”，里面有一件装置作品很好地表达了我的感受。这件作品叫《核心垃圾——电子亡灵》，由很多废弃的电子设备和电线组成一个人的形象，孤零零站在那里。

看展览的时候，我很少拍照，但是这次我却想和Ta合一张照片。我拿出手机和电子书，想模仿Ta的样子。拍照的朋友说：“不像，你看上去没有Ta沮丧。”她的感受和我一样，这个家伙低着头，是多么沮丧啊。

它表达的是电子设备被抛弃的命运。我不是一个电子设备爱好者，但是用来写作的笔记本，已经是第三台。我还有一个台式机，那是以保护眼睛为名购买的，但是却很少使用。先后被淘汰的两台笔记本，被丢弃在书房的角落。我无法像处理普通垃圾一样直接把它扔掉。倒不

17世纪法国著名科学家、哲学家帕斯卡尔的比喻非常形象：“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是，他却是一根能思想的芦苇。”在他的哲学代表作《思想录》最有名的篇章《人是会思想的芦苇》中，写道：“这根芦苇，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来才能毁灭；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亡了。然而，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以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贵得多；因为 he 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是一无所知。”

人是会思想的芦苇！这正是生而为人 的脆弱与骄傲。帕斯卡尔说：“人类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人有思想，因此推动了科技发展，但科技仅仅只是人类思想的一小部分。人与科技如何相处？是科技爆炸时代人类思想领域无法回避的焦点。科学发展的终点是哲学。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量子力学奠基者埃尔温·薛定谔(就是那位因为“薛定谔的猫”而广为人知的科学家)曾经写过一本跨界的经典科学著作《生命是什么》，被广泛认为是物理学和生物学的成功结合，并推动了分子生物学革命。他写道：“一群专家在一个狭窄的领域所取得的孤立的知識，其本身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只有当与其他所有的知识综合起来，并且有助于整个综合知识体系回答我们是谁这个问题时，它才真正具有价值。我认为科学是我们致力于回答一个包容了所有其他问题的重大哲学问题，即我们是谁这一整体中的一部分。”

这段话，很精彩，读懂了，一个科学天才不会变成科学疯子。薛定谔在《生命是什么》中还有一段话：“生命具有极其有序的结构，进行着极其有序的生命活动，并且可以通过繁衍创造更多相似的有序个体。”在无穷无尽的时间过往中，一个生命，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巧合，有其已经注定的有序，何必必要人为去干扰？

## 四

相比之下，“蜘蛛侠”是多么美好的想象！

科学疯子的可怕，在于罔顾人伦、蔑视天道，妄图将人类正常的进化，骤然提速。

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终身教授迈克尔·泰格马克在最新著作《生命3.0》一书中写道：生命是什么？生命其实就是具有一定复杂性的系统，这个系统会不断复制自我。生命有硬件也有软件，硬件是生命有形的部分，用来收集信息；软件是生命无形的部分，用来发布信息。他认为：生命的复杂性越高，版本就越高，可以分为生命1.0、生命2.0和生命3.0。

《生命3.0》中是怎么表述的：生命1.0指的是，系统不能重新设计自己的软件和硬件，两者都是由DNA决定的，只有很多代的缓慢进化才能带来改变。生命1.0出现在大约40亿年前，这个地球上现存 的绝大多数动植物，都处在生命1.0的阶段。生命2.0指的是，系统还是不能重新设计自己的硬件。但是，它能够重新设计自己的软件，可以通过学习获得很多复杂的新技能。生命2.0出现在大约10万年之前，人类就是生命2.0的代表。但是，我们的硬件也就是身体本身，只能由DNA决定，依然要靠一代代进化，才能发生缓慢的改变。也就是说，生命2.0是通过软件升级来快速适应环境变化的。生命3.0指的是，系统能不断升级自己的软件和硬件，不用等待许多代的缓慢进化。

生命3.0尚未出现，迈克尔·泰格马克写道：“生命3.0是自己命运的主人，最终能完全脱离进化的束缚。”

人类诞生至今，经过了漫长的进化。基因编辑，是想人工干预人类进化，通过改变DNA，最终能自主改变硬件吗？按迈克尔·泰格马克的理论，如果真有生命3.0，那还会是人类吗？

行文至此，不禁要思考一个最本原的问题：人，到底是什么？

## 华德

# 电子幽灵

是因为硬盘里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个人隐私，而是隐隐觉得作为“垃圾”，要处理它们实在是一个难题。

有两个抽屉里装着很多废弃的手机充电器。过去很多年换或者丢了很多手机，但是充电器却大多孤零零地剩在这里。电线和充电器相互缠绕，难分难解，就像我生活中无法摆脱的麻烦一样。我不是一个怀旧的人，也没有收藏的爱好，但是却始终无法下定决心把它们全部扔掉。

我担心它们会成为无法处理的电子垃圾。但更重要的是，我似乎对这些电子旧物件有一种奇怪的情感。它们不是简单的“物”，也不是简单以物的形式陪伴过我一段时光。它们就是“我”的一部分，我在那些电脑上写作，在硬盘上存有过去的照片，我确实实实在在地耗过生命。

我也明白，“我”的这一部分，是确实实实在在地。我不可能再打开那两台废旧的笔记本来看看里面的东西，事实上几年过去，它们是否还能正常启动都成为问题。每个人的手机里都会拍下很多照片，这些照片记录他看到过的地方，他喜欢的，成为他曾经在这世间活过的证据。但是在换手机的时候，很少有人会把那些照片全部拷贝到电脑上存储起来，也很少有人认真去回顾那些照片。

这甚至造成一种后果：某种意义上，手机方便至极的拍照，扼杀了照片的神圣性。如今，似乎只有那些有心的父母，才会精选给孩子拍下的照片，做一个电

子相册，大多数人对“最美的自己”也不过只满意几分钟，或许正是因为我们对真实的照片越来越不在乎，才会导致各种PS照片软件的兴起。大家已经不再满足于记录，而是要亲手创造一个更完美的自己。

这当然是虚幻的，但是却也表明了电子时代人类的某种困境：所有的电子产品都避免不了被丢弃的命运，这样成了我们自身命运的写照。很多人玩了很久的手机之后，停下来时会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为了克服这种无力感和空虚感，我们需要加倍地投入到刷屏之中，最终收获的却是更深的被抛弃感。

大多数人在放下手机之后，会很快地拿起它，这个间隙是如此之短，以至于不管是朋友圈还是微博，都没有出现任何新的内容。我们似乎正在拥有不断加速的时间，在每一秒的瞬间厌弃前一秒。我们的生命似乎被切割成越来越小的片段，大段的读书时光，成为一种奢侈品。

这可能就是我在看到《核心垃圾——电子亡灵》时感到这个“垃圾人”充满沮丧的原因。在那一刻，我和它是互通的。这是人类面临的新境况。想到从前当然是不可能，我们需要的可能是认真评估这种局面，我们会变成不同的人类吗？在不断“适应”的时候，我们需要不断回头，看一看过去的我们。

## 五

最后，再说一个虚拟人物，一个真实人物。

虚拟人物叫马库斯，好莱坞电影《终结者》第四部《救世主》中的角色，他曾是一个死囚，拥有人工智能“天网”事先改造成一个拥有机器骨骼但仍然有人类心脏的完美战士，用来日后对付人类反抗军。在人类与机器人的残酷厮杀中，马库斯因为机器人的身体而被人类误解，但关键时刻，他力挽狂澜，不惜牺牲自我，为人类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因为，他虽然被改造，但仍有一颗人类的心脏。

真实人物是霍金，因罕见的疾病而全身瘫痪，不能言语，人生大部分时间被禁锢在轮椅上，他却拒绝上天的安排，不懈挑战命运，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科学家和思想者之一。他就是帕斯卡尔所言的“会思想的芦苇”，极其脆弱，却又极其强大，从“硬件”上来说，他是残缺的，从“软件”上来说，他是完美的。人可以变得更好，不是靠基因改造，而是后天努力。

对于科技与未来，人类一向有两种想象：乌托邦与反乌托邦。未来会很好，或者，更坏。

基于“人”，我们相信，未来会更好。